

武夷山志

武夷山志卷之二十一

武夷董天工典齋編

卷之二十一

武夷雜記 凡二十八條

武夷骨山也磅薄一百二十里外山始有膚自冲佑出九曲至靈峯然後步折東北歷火焰北斗諸峯而返往復共五十里得北山之槩焉南山淺逼不逮其半而煙村雲市來往皆古德高年太古風在在可想然猶與膚山遠大王峯插東北矣

小桃源武夷之最佳處三仰天壺蒼屏三山環抱中阡開三百餘畝意目之寓具焉四面非猿臂鳶肩不変也僅谿

水出處有山口峽竇縱身兩折以入使能一丸泥封之扇
則耕雲樵月何異避秦桃源然志不載遊人亦畧之噫知
已之難不獨人也

冬山雪後遊徑盡閉百尺樹危枝俱定三十六青螺了了
可數一片妙明空寂境中復現出蒼蘿翠竹碧水丹山夜
霽時明月又來照積雪上吾謂以世間百年易此山中一
日亦不爲過遂題其室曰願易

一日春雨三日泉飛乃盪舟作觀瀑遊羣峯弄霽百道搖
陰竄者逗者屈而連者亂而併復奔於空者斷煙續碧各
盡其態噴動巖花幽香盡發思之愈覺徐凝詩惡武夷見

自封禪書而列仙傳又云錢鏐進雉羹於堯堯封彭城故
謂之彭祖茹芝飲瀑隱於是山壽及七百七十七歲有子
二人曰武曰夷亦有道士爲衆所臣服遂因以爲名又考
古秦人異仙錄云始皇二年有神仙降此山曰余爲武夷
君統錄群仙受館於此史稱祀以乾魚乃漢武時事也今
漢祀亭址存焉嗣後唐宋御帖及金龍玉簡之屬乃武夷
餘事

春山霽時滿鼻皆新綠香景象冲融神情俱發訪鼓樓坑
十里桃花杖策獨行隨流折步猿鳥不驚春意尤閒遇彭
東山談避世法晚歸時花月溶溶溪山寂寂目接者新賞

心復別亦一勝事

山中採茶歌淒哀清婉韻態悠長每一聲從雲際飄來未嘗不潸然墮淚吳猷未能便動人如此也

武夷茶賞自蔡君謨始謂其味過於北苑龍團周右文極抑之蓋緣山中不曉製焙法一味計多徇利之過也余試採少許製以松蘿法汲虎嘯巖下語兒泉烹之三德俱備帶雲石而復有甘軟氣乃分數百葉寄右文令茶吐氣復酌一杯報君謨於地下耳

泉出南山者皆潔冽味短隨啜隨盡獨虎嘯巖語兒泉濃若停膏瀉杯中鑑毛髮味甘而博啜之有軟順意次則天

柱三敲泉而茶園喊泉又可以伯仲矣餘無可述聖水泉定是末脚

北山泉味迥別蓋兩山形似而脈不同也余攜茶具共訪得三十九處其最下者亦無硬冽氣質小桃源一泉高地尺許汲不可竭謂之高泉純遠而逸致韻雙發愈啜愈入愈想愈深不可以味名也次則接筍之仙掌露而仙掌碧高泉黛碧雖處亞猶不居語兒之下譬之茶高泉芥也仙掌虎丘也語兒則松蘿帶脂粉氣矣又次則碧霄洞丹泉玄都觀寒巖泉較之仙掌猶碧之與黛耳九星泉帶陰隱色雪花泉多沙石氣人傳冲佑二龍井火食泉也

朱淳熙間山之盛莫踰武夷次則雲谷雲谷多因訪朱子者以訪山武夷則有訪山者而訪朱子矣志云清溪九曲其最狹處兩岸古木幾交舟過不覺天小今尋其說無有是處茶園朱希古年八十一語余曰三十年前兩岸古木猶然二十年間覺漸稀十年來則如是露膚脫髮矣噫是誰之愆歟可以言存可以禁止使山川千古鍾靈而不泄及物及人政莫善焉此而不爲那堪爲者

仙船不獨一艇又不獨仙船也凡絕壁人跡不能到處往往有枯楂插石罅間以支舟車機樞之屬余頗疑上古道阻未通川壅未決人是巖居穴處時夷落所遺至若二千

餘載而不壞者緣其物皆惡崖駕壑只受風不受雨此理之所必然也張茂先云千年枯木根可以照怪此或有人莫能得耳

夏曉余他山嘗寓焉獨武夷爲佳何也凡山不峻不怪而武夷峻不斷不奇而武夷斷多連則庸多平則腐而武夷無庸腐態是以千螺萬髻含曉日皆帶金束碧以待雲來爭顯及不相下時乃化出恒沙數五花錦毯滾白玉地上微風一過復作黃雲衰草色矣

忽有五雲插羣峯中與之爭耀一似隱屏一似玉女餘無所似更怪異動人峯上俱有宮觀林巖竹木之類急減滴

公出定彼不信其爲雲也許人不變飛鳥驚迴羣猿熙呌知亦不常有者聞海蜃常吐氣作市無非水族羣動得山川漱灑日月精華不能秘以爲正乃復泄而成異天山之深者亦有怪鬼奇神虎豹蛟龍虫蛇罔象之屬海既能爾山豈不然

白雲洞口見三仰三峯與三教並蓮猶似肩立爭勝尋丈未肯降者登頂則羣峯伏地高者亦罄折耳

風障登高雲陣眺遠然余峯巖之未登者仍十有二乃與僧佛密約以中秋日始至重九止凡二十四日子瞻謂之登眺天雨日一峯更好了此公案至是措藤編履日無餘

暇

更衣室見大王峯隱隱掛青漢間賈勇先登要在得楚乃
同黃冠周爾因符密攜縋數百丈直登其巔晴空如滌纖
雲不生三百里外延津在指顧間目極園蒼眺賞第一而
爾因後檢得古磚一角堅瑩如碧秦時物無疑也乞來作
硯聊壓銅雀瓦火氣

符密嘗稱會真樹大十三抱及見幔亭禮斗壇二十抱者
乃曰今後呼彼爲魯孫矣

赤霞洞隨巖高下刊嶂疊屋如燕巢之附梁而樓居層累
蜂螭之房似之頗減懸癭露鐫之觀也

張旣無偕母隱鍾模巖蒙頭赤足三十餘載時余登鼓子峯會彼坐拂雲石上內足於懷蕭然無事

鐵郎杜葛二寨自宋元及國初徃徃爲山寇所據獨劉官乃禦寇寨也相傳宋劉衡與其子甫集義兵於此以衛鄉邑今諸峯凡有梯者皆亂世之安居也然恨無十畝肥壤小桃源安得不稱第一

黃道人鑿一龕於紗帽峯上僅許蒲團擁破衲獨坐耳爲記一首傍構厨馮十餘楹織竹爲垣戶以通出入秋花漸瀝俱不辨名徘徊嗟賞不覺日暮

春見山容夏見山氣秋見山情冬見山骨

北斗峯北五里乃翁道人喬所隱廬也廬上巨石若垂天之雲左右桃李數百樹菓蔬茶芋悉取給於力子三人樂從其父之志焉余喜以薰豆餽之怪然一笑曾不識爲何物也

林異卿日子居山一載於山厚矣亦有不足乎曰有三厄二惱自國朝來未辱封登故斧斤日尋剝膚削髮迄今未已而無厲禁厄一遊人勒詩題壁水光石至鑿修身爲本因大字黥剗青山酷至於此厄二黃冠惜於探討又復憚於指引遊人每至天遊一覽而返諸勝處多未及焉厄三漪公去山而無爲山靈留者惱一林道人稱三教先生扣

之無所得惱二雖然不足者皆人也山則無不可

峯之在溪上者獨南山天柱玉女兜鑿三峯皆上搏不可
竟搏上復嶽嶷不可廬故無鑿堦造梯之事餘皆反是兩
山之內則又不然非寬外峯數倍不廬焉蓋專奇於山而
遜於山亦乘除之勢然也總凡一椽一瓦皆自取妍及登
三仰則諸峯皆南面前趨而已爲壓隊人矣出山從建溪
入岳江訪曹能始在舟七日其所得於山者歷歷若覩也
日化地遷而見歷歷者於想像筆可述乎家兄弟輩多有
奇尙之好乃復錄此以寄於家一使知我所在二使知山
水之聯絡相發如此三使瞭然杖履道故寸寸不失正如

卧遊之路程也然筆多不詳槩推可矣山靈豈屑求多於我

初入山時目力心神皆爲諸勝所壓若惴惴有神每不能起首以則差敵之又以則勝以甚則勝負俱釋直造於恬莫之境而後人與山莫逆而兩忘矣忘生於以愈以愈忘忘至如父子兄弟朋友時見則忘別則思忘甚思亦甚然余與山稱忘甚矣不識作何相思窮天極地無有已時

武夷雜記 凡九條

明張于星

三十六峯或氣宇如玉或骨相似仙或逸志踟躕微親韻士或修容嫵媚恍挾艷姬其餘儀衛侍從而名不著者復千百此分之他山皆可自命雄伯也

山中之峯大都英挺森立若戢龍鱗其骨最奇敷潤可餐如堆翠羽其膚最媚桂月爭曦角而競爽其勢最雄霞斑霧馭蔚而列綯其色最妍嫣然欲笑悄然如話其神最活前後易容轉換多姿其態最幻一喜一怒俱有深情或瘦或豐都非凡品

山之奇幻百出無論人工即使鬼工爲之亦恐勞神意造

物戲撒萬斛雲霞錯以琪花玉樹釀成一處復加雕繪以
敵天孫之錦至千百年後凝者結而爲山融者化而爲水
怒而相馳逐者則爲山上之峯巒而相枕藉者則爲水中
之石銳而豐其頂者則搏爲巘爲巖欹而蝕其半者則拈
爲洞爲壑非山水所能爲也爲語山靈善加護呵勿使風
朝雨夕復作雲霞飛去耳

令人遊武夷只一曲至六曲之渙耳譬如行長安市上者
瞻望漢天子宮闕鬼裁巨麗臨雲耀日則大詫稱快然問
其中孰爲正殿孰爲離宮孰爲芳苑孰爲露臺而彼茫然
也故非捨舟而杖離溪而山仰摩絕頂俯探立栖如余記

中所述者恐不免屠門大嚼之誚

山皆純石不宜禾黍遇有寸膚則種茶薺村落上下隱見無間從高望之如點綠苔冷風所至嫩香撲鼻不獨足供飲噉爲山靈一種清供也

山自產茶外惟多桃花當春二三月紅酣燦人衣山被峯影皆醉而余之遊輒非其候然結實纍纍點綴樹隙亦自可念正當留與爛柯樵人勿令東方偷盡也

余所聞天下名勝多矣或山羸而水絀或水滙而山遙其山水各得者如吳之震澤越之明聖然山水各自爲區情意不關景象自別其可水上看山者惟蜀之三峽楚之桃

源然桃源之勝已闕所存戶庭耳三峽之勝又復爲險所奪惟茲山與水逶相縈抱逶爲映帶紆餘屢折如影赴形能使西子慚其對鏡靈威悔其掩閼高唐謝其清瑩秦人讓其幽邈矣伯仲之間意者其十洲三島乎

登陟絕是遣閒之具而我輩每用忙法蓋自從事梨棗百端蝟集乃偷忙一出度久淹則不能逗漏則復不甘辯壻而起戴月而宿風雨不停汗喘不避遇大會心處然後小憩領畧未終家君子復出所携牙籤卧石上校之以應梓人可謂書淫之表別署情癡矣援筆自嘆還自笑也凡十日而竟遊事雖窮巖邃谷搜剔殆遍然竟以未獲盤礴雍

容覽朝夕變幻爲歎譬得佳文章急讀一過而不得沉瞻
熟讀終覺神情不暢耳

余初游武夷周道人爾因出迎甚恭以爲道人耳道人亦
弟以余爲尋常游客畫壠至天游觀止矣比再游乃稍知
道人解語與之語輒了了道人亦習余好游導余游輒快
及三至茲山值道人出鬻茗遲日始返熊館開道期遍羣
巒奮足先登于喁相屬余行每後乃與道人約逢奇絕處
則大叫險絕處則少待於是從深巖遙谷中聞道人聲則
喜或從懸崖樹杪見道人掀髯坐石上跡未躡而心先林
矣以其地必險也凡旬日而畢游事歸爲記一首合前後

詩後五十餘首倩友人繕寫遺之山中道人可重錄一通
置武夷君香案前而以此本自隨遇有客好遊如余者出
此示之按籍而稽自無煩道人僕僕指點然余猶忌此記
一出則客知清泛之外復有名勝如許勢必更作數日游
則當多喫道人青精飯幾餐且知道人非尋常則人人欲
覓之爲導又當走破道人青芒鞋幾兩也

武夷詩集序

元薩天錫

肇自大化氣泄融結爲名山大川閩粵在翼軫之分武夷
當閩之北戶自漢以來載諸祀事雄深盤礴綿亘百二十
里溪曲者九縈折萬山之間峯巒巖谷不一其狀竒花異
草不一其色珍禽馴鳥不一其聲陰晴朝暮風烟雨雪不
一其變使人應接不暇幽深僻遠若與世隔是故前賢大
儒藏修於此真人鍊士蛻骨於此今昔達公鉅卿文人騷
客名僧高道逸人遷客之流過茲山者莫不發爲題詠模
寫其勝以泄胸中之所素蓄山之詩見於唐歷代至我朝
不絕響或發其雄壯豪麗或發其清新俊逸或發其幽閒

高遠或發其冲淡感慨龍吟虎嘯神號鬼哭鶴唳猿哀虫
悲蚓鳴其所發不一其懷抱不同其趣向顯晦各異亦若
山之峯巒巖谷奇花異草珍禽馴鳥陰晴朝暮風烟雨雪
莫可得而名狀也後至元三年丁丑九月僕遷官出關過
武夷遇京兆清碧杜先生卧遊山溪周覽竟日夜宿萬年
宮提舉張一村者携古今名人遊山題詠二帙欲壽諸梓
俾予爲序予辭之曰非胸中有武夷莫能狀武夷之萬一
非胸中具古今名人之才器莫能別其吟嘯之意趣一村
請不已漫爲塞白如此請以質諸山中之宏衍博大直人
者天地不壞此山此集亦與相悠久而無窮也詩乎其天

地山川之清氣乎清碧先生咲曰無大言可止矣於是乎
書

武夷山志序

明舒芬

閩自東漢始爲冠帶吏治之地則其中名山固不得與嶽
鎮齒矣然今稱武夷山者不啻岳鎮豈直以其峯巒之奇
三十有六而溪流於中者有九曲哉夫河發於火敦出自
崑崙亦九曲而入於中國則冀雍上游實古聖帝哲王之
所萃泰山鎮於東表則魯秉周禮齊肇霸業與夫孔顏曾
孟之生實於其地所貴乎山川之勝者在是矣武夷始爲
夷之巢穴中焉閉關遊方之人託以隱處山之出雲氣雨
下土以生百物者功德旣不甚溥溪流亦清淺不足以生
蛟龍况所盤礴僅若泰山之梁甫而已而所見稱於世者

以有晦翁書院故也然則地靈人固傑人傑地益勝譬則子雲之亭諸葛之廬迄今巋然豈獨以山水云乎雖然子雲之草玄得於亭之清淨也諸葛之王佐才得於廬之寧靜也晦翁繼體道學雖天之所授然觀夫隱求行視權歌諸作則舍瑟風雩之韻寄寓乎武夷之幽勝者亦豈淺哉正德己卯巡按御史周君文儀既公移建寧太守張君公瑞廓新書院置祀田擇晦翁之裔以主之而僉憲蕭君必充復患舊志荒誕屬鄉大夫之博雅者楊君恒叔乾叔改修之編成貳守姜君夢賓以序屬予予謂是志之修蕭君固非專爲武夷山水設也乃序於後

遊武夷詩叙

明宋儀望

予骯髒無所投於世顧好遊名山嘗陟西華上中岳徘徊
瞻眺飄飄然有凌雲之思其後遊匡廬覽白鹿天池諸勝
亟欲卜居其中而塵仝羈鞅每多向平之歎今年春從閩
中解官歸適得窮覽武夷仙巖道室絕嶺幽澗扁舟沿洞
肩輿飛度一丘一壑盡歸品題卽古稱善遊者自謂莫予
若也嗟乎溪山如舊往來何常要之興緣時遘情隨境遷
探玄理者得幽寂之致好奇觀者極登臨之美遭拂鬱者
發感遇之思古今人情諒同斯旨乃若嬰情好爵託跡林
泉斯終南因之見誚阮生所爲慟哭也維予茲遊非玄非

詩序 宋

史若默若愚仰止高山俯濯清流究仙蛇探遺跡徜徉嘯
詠尙友懷人情興所至若振衣千仞而流神八極也庶幾
莊生所謂天游乎旣返棹溪上止宿觀中援筆伸紙隨興
占吟前後得詩凡若干首爰命隸史寫爲一帙藏之名山
以識歲月後之觀者姑取適焉可也隆慶二載歲在戊辰
仲春廿有三日

武夷紀要自叙

國朝 藍陳畧

天下山水之奇無如武夷峯則三十有六清溪九曲線貫於中可以行舟卧遊曲曲不同五曲以下譎詭峭拔爲蒼鬱之境五曲以上瑰瑋曠舒爲疎散之境如南華之有內外篇然或者優劣其間非達觀也九曲之外登陸而遊復有換骨巖一線天水簾洞皆洞天絕境其中巖壑泉石爲遊屐所不能及者不可勝計始爲彭祖所居後則皇太姥十三真君孔莊葉三仙皆修煉于此而得飛昇豈非山之靈爲之孕毓乎自紫陽朱夫子築精舍講學於第五曲一時從遊者接踵而武夷之名遂與泰華恒嵩並著夫山固

有仙則名尤必待名賢而始顯也余一稊渾陽離茲山僅
百里數買舟而往策筇攀躋縱覽諸勝間取舊志閱之簡
帙浩繁挾遊頗屬未便爰與侄孫楷選石謀繪爲指掌圖
復爲之說以明之併擇其切要者輯錄之百里名勝具見
于斯雖不足以盡武夷山水之奇然亦足以畧觀其大意
矣

虎嘯八景叙

國朝沈宗敬

余性嗜山水每聞名勝之地卽不憚屨險涉遠惟恐一止一壑之或遺焉然有其時不可強也必拔其尤不敢濫也武夷九曲神遊二十餘年矣得王適菴明府爲余採筏裹糧乃遂初願逢其時也適菴曰二曲中有虎嘯巖禪林久廢今幸知識泉聲締構而新之甚善不可不至也時春雨連綿兀坐萬年宮中所見惟幔亭耳後三日冒雨乘筏遊曲中因登天遊諸勝卒未遑至虎嘯上元前一日見幔亭雲氣少薄乃策杖躡屐取道堯鑿峯下緣澗而入遙望虎溪靈洞劈窠四大字高勒巖表已爲之心曠及與泉聲茶

話間知爲弘覺老人之孫與余有法門一脈遂止宿丈室
須臾皎月破雲而來新春得所未曾因有霽月光隨客到
山之句豈非時哉次早相與指點各勝得八景焉夫虎嘯
之景豈盡於此耶不濫收拔其尤也六六峯頭得所王者
絕少而虎嘯有泉聲則其尤矣虎嘯中佳景不可勝數獨
存其八蓋因泉聲爲六六峯中之尤於是泉聲所有之景
不獨爲虎嘯之尤且爲武夷之尤矣不揣固陋榜書于石
并系以詩云

武夷宦遊稿序

方中德

王子適菴既再綰符于武夷尺素相通廼以近所作詩數十篇遠郵山中余不禁洛誦而太息也達哉高懷雅致何其與古人相符也耶歐陽彬守嘉州曰青山綠水中爲三千石賦詩飲酒作風月主人亦過分矣江文憲令浦城嘗言碧水丹山平生所酷好何嫌作吏僻遠也味二公之言意其胷中有以自適者可知假令情耽簪紱而志不在乎探幽深恣觴詠正未可以風塵訕笑之雖然世不乏豪邁之士登高作賦沛然有餘迨一登仕版簿領勾稽瑣屑紛拏接乎耳目之前雖素衿敏瞻未免度之高閣不暇以爲

卽其才具揮霍則又思遠駕長馭求所爲速化梯榮計安得不與彈琴之暇游目騁懷者大相徑庭哉適菴生長西京三輔之域志氣軒軒蓄于中者旣裕性又酷好墳籍家所藏書手自警校不減晁陳之目當世聞人學士之撰述無論遠在數千里之外輒網羅購致力有不能自祿者爲之捐俸入雕板以傳其嗜之不啻若寒之需衣渴之需飲然者蓋天懷也時而抵掌論文時而落紙揮毫徃徃駕作者而驚流輩故其名以溢于方寓至于經世之務尤以練達推乃者爲之而有效于前亦何患不充拓于後王子蓋以才人而爲良牧也歐陽文忠所謂事業文章嘗患于難

兼者固將兼之然而慕乎勢者位進而志舒競乎名者譽起而願遂觀于適菴殆非是之足以囿其所向者也生平之閱歷既深而有識以濟之然後不徇乎世而已之操持逾有餘權是以升沉顯晦若無與焉而旦暮之遇天將更有以優畀之此非深造于道者而能然乎載咏其詩悠閒而蒼勁澹遠自然微窺其際一駟車而民瘼之是恤王事之是厯其心存康濟而一身之奉泊然寡營可于諷歎而得之武夷山水之勝著于天下適菴以高于人者之襟抱徜徉九曲間宜其逸興遄飛留連寫心而有合也豈僅與歐江之一語響應千古也哉康熙四十四年歲次乙酉清

和月桐山瞿叟方中德撰時年七十有四

武夷山賦有序

朱李綱

武夷山水之勝爲七閩最圖志載之詳矣予聞人也遊宦四方每以未至其下爲恨宣和改元承乏靖頭寓直左省晝寢夢遊山澗四顧峯巒玉色秀美瓌奇不可模狀既覺欣然竊意所夢殆非塵世也已而都城積水奏疏論事謫官沙陽渡淮歷浙道江南入閩境遂游武夷道士導予乘小舟泛九曲溪抵晞真館奇峯怪石顧揖不暇廻舟雪作山色盡白恍如夢中怛然驚笑信乎好慕之極達乎精神而出處分定非人力之所能致也留山中得詩幾五十篇又廣其意而爲之賦

太虛寥廓浮清凝濁融爲川瀆結爲山嶽山嶽之奇萃于坤倪秀氣磅礴實鍾武夷武夷之山蜿蜒鬱蟠作鎮南服千里奠安噫風嗽霧噴雲洩雨蔽虧日月變移寒暑崖谷窈窕峯岫巖從雕鏤刻削孰尸其功一溪九曲演漾寒淥

貫于山中鳳翥乳蹙洞戶杳然棲神宅僊蟬蛻羽化靈骨
猶傳雲封霧鎖玉潤金堅稽于秘籍是爲昇真羽化之洞
天其瓌偉絕特之觀則有幔亭之麓天柱之峯鐵障延袤
鑑池空濛巖嘯雕虎潭藏老龍儼金僊之容辟粲遊女之
肌紅儲芝玉于二廩鑄藥乳于三鍾聳層峯之疊翠落飛
瀑之長虹千巖萬壑競秀爭雄蕩心駭目不可殫窮其仙
聖遊戲之地則有換骨之巖照婦之石掌印掬踪膝存跪
跡繪胎禽之綢緲插仙舟于罅隙留丹竈于層巔置雞棲
于峭壁組織就而杼軸空篇翰終而几案寂按圖以求秘
惟難測其植物則有翠栢毛竹綠李丹橘翳蒼芳擢榦

垂實其動物則有舞鶴鳴鵠遊羊戲鹿棲息飛翔分羣萃
族其內則有瓊樓珠殿玉圃芝田創見天地自開山川靈
仙之所周旋也其外則有長松茂草異卉嘉葩枕流漱石
朝煙夕霞幽遯之所考槃也合而觀之山意深水容湍石
色溫潤溪流屈盤地靈而木秀境寂而雲閉信能騰譽今
古垂光簡編廁三十六洞而別爲一天也惟昔仙君來宴
曾孫彩梁虹亘幔屋雲屯翠旄絳節紫褥芳裯虛座鼎設
華筵翼分漿瓊液玉羞鳳脯麟鏘金石之間作奏古曲曰
賓雲歌人間之可哀嘆光景之易暝紛鸞鶴以迴馭但流
水與空岑悵真遊之已遠時笙簫之夜聞此又詭異恍惚

匪得而具論也若夫岱宗太華之寄崇終南太行之險阻
或峻極而降神或登臨而小魯四明天台衡嶽廬阜度長
絜大雖雄偉之不侔而幽邃巧妙固不可同日而語也爰
有狷介之士學陋識迂誤入世網偶聯簪裾跡朝市而心
山林究地志而閱仙書馳精神于夢寐覲幽渺于畫圖歲
崢嶸以道盡因謫宦而假途步煙霞之岑寂仰神仙之有
無覽魏子之遺躅訪劉公之舊廬嘉泉石之可樂寄吟哦
以自娛側冠落佩與世濶疎眷茲山而無數將徇其愚而
隱居者乎

武夷山賦 有序

明瞿汝稷

昔興公寄想於赤城第形毫素青蓮懷異於天姥
徒勤夢思二賢或剖竹永嘉或栖蹤姑孰兩山可
以一葦而烟霞僅通於枕席泉石未接其嘯歌以
是語遊遊未易哉萬曆庚子暮春予自邵武解組
途經武夷始得躋覽羣峯觴
咏信宿聊爲短賦以志勝遊

事律繯其疇因兮願遠遊以自疏聞控鶴之休德兮拊余
騁而邁驅越解壑之谿衍兮淩連岡之崎嶇溯寒流之澹
澹兮覺器紛之盡祛嘉澄波之活活兮炯鑑瑩而練紆寄
湍急而潔清兮復奚湮而可渝揚舲津口引領頓異聯嶺
周繚而咆囀兮墮玉城於水滢天柱嶢嶢而萃起兮若竦
麗譙於天際杳窈丹臺龍窺靈氣冰桃華敷兮萬齡碧藕

芬沍兮千嶺熬負闕兮璨以羅芝成宮兮芳且遠鼓蘭櫓以縱尋汎泠谿之淼沉千峯拔峭瀾以翔霄萬彩落雲霞而卽潯靡奇弗寫於文漣靡影弗會於幽襟迎覽競爽隨安易陰姤無駢態秀各異臨行彌進而眺彌新境愈移而賞愈深如是循溪之九曲凡殫一曲而佳麗不可勝紀矣每曲盡則輒芴若塗盡轉機而婉蟬復前啟歷九轉而九啟殆萬變而萬美無尺壤而不改觀無片石而不瑤詭愷之貽睨而莫能圖文考腐毫而莫能擬蒼麓迴環丹崖中開瑤笥左擢綺屏右翼蘅蓀掩菱竹檜攢碧禽沆好音磴謝塵蹟是藏紫陽之精廬實奠茲山之正中亦首茲山之

幽寂焉超氛埃而曾舉今夫子既勁其雲翮豈陞皇之有
竦兮悲沉濁之方塞返秋成於章夏兮功寧後於禹稷懸
素瀑於青靄挺仙掌之茗茗捨複坂稅重椒臻天遊之仙
館追逸駕於虹橋窮八閩於目睫收九曲於堂坳霏彩下
羅隱伏畢昭向之雞睨魚瞰而粹不能悉者於是還臚流
覽不能遯其秋毫焉鼓子巢莫之與齊齊雲孤騫峭拂
幹維珠庭璇宇馮烟扼霓耳巖腹以虛構若鵲鵲之巢於
層桷仙舫橫空千秋不移仙杼織月如聞理絲昇真玉華
厓屨莫堦垂銀鐫於絕壁倚游鷗而仰躋豈都盧所能逞
惟玄俗所長棲壹余志而斯登恍逍遙於太儀撫翠鬣於

龍穴斟峯膏於鑑池采若木之初藹折白榆之修枝精皎皎以往來何彼蛻之云稽時直寄於列函挾金華於潛基鑄於首山昉馳於天達唐曜飛沫勝益卓絕兩崖百轉一徑中豁凝黛環舞淙流紛戛入蘿洞以旁折烟光蔚兮望別紫翠回合而參差飛泉空秀以飄瞥英英煥披晶晶瑩徹灑晴雪於岑阿散天花於芳樾夜光簾薄兮先日燦雲母杲恩兮侵漢列至於九曲旣逾潏騰騰藹藹葉榆芄芃禾黍居盡抱瓊之丈人行皆牽犢之巢父赫胥匪遙尊盧接武苟立都之可托又奚謂非吾土稽神樞於靈笈曄立化之嘉名幸浮游於斯域得信宿乎福庭於谷

神而知根何慢亭兮靡微雲裊爛兮紛可接居巢婉兮鳴
何清昔康樂之遷閩嶠兮日念歸而恆營之問之望越臺
兮綴北思而靡寧中纏繳於外物對清暉而弗察雖雅尙
於山川顧當美而搖奪彼夢鳥之厲天亦奚矜乎騰越儻
爲魚而沒淵又何悵於天闕知天淵之靡貳兮將安錯其
欣怛彼止山之善於人與神者之不勝矧陟山猶未善雖
子騫挽之將焉正山蒼蒼兮木蚶繆水湜湜兮環山以沅
合氣於漠兮愴何求掌移九曲兮吾奚行而不與之夷猶

慢亭雨舟賦 有序

吳國琦

余於崇禎辛巳十月朔有事崇安明經李去華驛
初以高才生應選訂交金陵而甲戌春予送其歸
崇安詩有慢亭他日約之句至是李君喜予言之
踐也先期迓於裴村鼓予爲雨中之遊頗窮諸勝
兩人倡和爲懽而猶覺形容
之莫罄也乃援筆而爲之賦

維茲岐海呼吸蓬瀛彼重雲之遍覆於梵天洪雨之如車
如杵置器界於鯢鯨是爲水聚風輪乃生吹沫擲空莊嚴
用成凡聖同居異其性情固不知夫奚以缺陷奚以滿盈
奚以瀾淪奚以崢嶸更不知夫若階若泥若埒若都若消
若沮之奚以名蒼蒼莽莽縣圃閭風崦嵫之西渤海之東
神漢出入尾閭胥通皆元氣之浩蕩闢日月於鴻濛至人

攝立樞而無終始萬彙圍四大而自老童去者無際來者
焉窮峙於南極者爲丹穴聳於北斗者爲崆峒想光烟之
所萃止或止壑之所能逢卽耳目之所近接得無躡天衢
之崇隆不見渾灝之融結兮連卷紆鬱而多姿列丹嶂之
峭壁兮儵迤嶓而瀕涯旣綿亘以縱距兮亦突兀而蔽虧
開洞天於中區兮帝五嶽而孩九嶷此閩闕之屹屹兮時
霧塞而嵐飈樹鎖烟而浮沒兮鳥亂雲而參差胡武夷之
挺秀兮若簇朱英而吐金芝昔周穆之長驚兮賓帝女而
觴瑤池嗣秦政之遣方士兮挹三神山庶幾乎遇之乃彼
二禩之仲秋兮有皇太姥降此之屢屢呼曾孫而登躋兮

席采幄而四垂進麟脯與椒漿兮羌會舞而陳詞歌未終
而風雨驟至今環珮車馬之聲杳難追念會合之何常兮
僉躑躅嗚咽而增悲散虹橋於絕巘兮復手披而可窺爰
鼓棹於一曲兮拂大王雄風而噫嘻洵莊立而正視兮彼
玉女若捧乎盤匱顧鶴影之凌亂兮波光盪而來思傳幽
響於空谷兮睇虛舟抵壁而自支應大力之推於夜半兮
既幻化之如斯矚龍淵之沉沉兮聞金雞三號乎朝暉遂
更衣而旅進兮中流有服氣上水之寶龜泉應聲而時溢
兮儼乎宋代之威儀謁桑梓之衣冠兮表六經如晨曦羌
晚對以增高兮橫小舟而渡誰有綠竹之猗猗兮烟如縷

而如絲昭大隱於百祀兮隨玉簡乾魚於漢時信神仙之
可學兮下視塵世之塚何鼎鼎仰天遊而聳望兮縱雙眸
而猶夷峯冉冉以來奔閣軒軒以列眉忽瀑布之下於九
霄兮寒衆山之氣如冰澌豈菩薩變幻之泉亦謝眺驚人
之詩游眺之外是爲可居紅葉亭畔井竈離離接筍峯前
白雲瀾瀾過此則汎雞犬之晴川兮觀銍艾於東菑遂去
險以處廓兮嗟遊展至此而若遺揖羣峯而勇退兮覺此
身在舟而可疑若乃山中之朝翠滴蒼流仙禽潛下素鮪
交遊山中之暮千碧萬紫猿嘯何聲鴉棲復起厥山之陽
僕夫踳踳望途窈窕蘭蒨風香厥山之陰泉竇冥冥漁歌

寂寞燈火微明鳥則霜襟苔衣鳬雛鴈子遙集河洲交唼
芳芷名或自呼慧能營壘獸則連臂爲肩斑鱗虬角疾捷
長林徐犇峻壑齡化玄白胎應晦朔器具則鼎鑪鑪竈機
杼井臼或置山椒或閒淵藪孰爲之鏤孰爲之負果則天
桃濃李山榛隰荅其色若燦其甘如萍沉瀝絜美仙棗讓
靈蔬則薺苗擇笋蔓青蹲鴟紫莖綠葉柔荑素肌珍同旨
蓄行備瓊簾逮夫鳳團鮮制井渫弗汲茗柯擅芳巖花謝
客今古異宜厥貢簡易爾其雕欄繡戶翼然絕構摘藻抽
毫風騷兼茂翰墨高懸磨崖鐫籀乃有結屋誅茆渺焉寡
屬遁跡棲神泊然無慾換骨昂霄騖鸞駕鵠至於粧整朝

霞容妍新月遠岫遙連反景獨揭花影掃階林蔭覆樾鹿
田疊疊而躬耕鶴浦曲曲而編筏鐵笛之聲聞空采茶之
唱欲歇又奚羨乎天台青城之奧區與夫赤松之徒嘉遯
而辭金銀之闕哉顧舟之進也晴明可悅而今以其雨也
山川亦別恍惚不可爲象兮峯之起滅浩渺不可爲音兮
溪之鳴咽靜如太古潔如夜雪招彼谷中薜蘿之人兮薜
香可蕪似裊裊之入於高旻兮幾天澄澈亂曰丹砂不可
求如彼一止如彼一止可消煩憂丹砂可求濶然十洲濶
然十洲蓬壺悠悠浮生朝昏蜉蝣春秋水聚風輪寒暑自
周輟風塵片晷之車爲幔亭剎那雨舟之漫游

武夷山賦

明李朱明

維大塊之負質鞭靈頑而異驅聚奇秀於一握若有意以
自娛忽撐天而崛起徐俯瞰而奔徂水滌滌以環繞峯峭
削而善癯次洞天於十六橐羣直於冰壺懸漢世之金簡
祀秦代之乾魚瞻仲秋之三五合仙凡而與俱坐曾孫於
綵幄瞻太姥之霞裾奏賓雲之哀曲酌甘露之醍醐忽陰
霾之四合返雲駢於太虛媿紅塵之陋質幸生長於清都
睹盛衰之靡常探立賞於靈區鼓蘭橈於碧渚訪大王之
故居維玉女之靜好謝膏沐於鉛朱鶴顧影而倦舉舟藏
壑而誰儲卧龍蜿蜒其欲躍金雞喔其相呼喊泉溢而進御

武夷山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二十七

翰墨珍而待儒謁紫陽之舊址嗟哲人之已徂翼六經而
罔墜如麗日之乍盱苟芳流而世永復何羨乎虛無登天
游之一覽慨萬壑之爭趨旣岑廻而路合展六字之奇圖
仙掌懸於巖際梵鑿峙於天衢陷石溯泝而支壑鼓樓鞋
鞢以戒途舟每進而逾坦溪屢折而忽蘇嘆晴川之歷歷
徧雞犬於山嵎不類人世之羈紲旋疑避世之妻孥惜乎
游蹤之罕至寧免山靈之揶揄爾其秋樹春雲朝烟夕霧
崔嵬長松鴈歸別浦猿哀壑而淒清鹿啣芝而容與樓掛
遠峯之月簾捲寒潭之雨宮殿鬱其崔嵬茆茨迢其仰俯
吹飛仙之鐵笛燦漁舟之燈火此固無日無之而應接不

四取者也亂曰丹崖峨峨碧流泚泚既奧其區誰媿其美千古儒宗講筵在此山以人靈高山仰止

武夷賦

國朝饒鑑

夫何亶元化之氤氲糾磊砢而鉅細畢呈既滌洞而擅異
偏峯律以敷榮爾乃蹲虎豹聳猗猗隱蛟龍沸喧而合諸
峯而一貫分各體以孤行蘸晴川兮幔亭濯其金華攬翠
微兮玉女贈以瓊纓芙蓉削兮挹掌露之輕清翰墨洒兮
寫天鑒之空明彼其一拳一勺相顧而成九還九轉以曲
而徵更衣宛在想霄漢之冲飛白雲一窩豈珊瑚而來遑
原夫禹跡未臨漂槎枒於斷壑迫至龍門既開託神鬼之
斧鑿剝乳泉於雲根兮爲脊起爲腰伏既環水而山爲橐
捲珠簾於月窟兮爲方珪爲員壁又環山而水爲簷於是

時爲春矣乃滋峯色乃溢波光青綠之袍欲染紅紫之裾
未颺渺渺三姑爲誰容莊伊婆娑乎藝苑亦翺翔乎醉鄉
武夷山水其樂未央時維夏矣荷錢點點虬枝蒼蒼晝永
而鳴蟬響答續簞管以悠揚夜深而流螢輝映紛熠耀於
混茫烟際淡兮斯卷蕺天遊漠兮聊徜徉武夷山水其樂
孔長時維秋矣寒潭月照丹壑雲浮松菊之英未落桂蘭
之露欲流洞天一線易晝九止煮茗汲胡麻之澗尋仙借
架壑之舟武夷山水聊與優游時維冬矣雲山黯黯烟雨
蕭蕭跨千巖之白鶴凌一葦之虹橋桃源冰結雲井丹飄
霜高而奏靈媧之琴雪霽而聽子喬之簫武夷山水以永

今朝若有人焉宛在中央內皎皎兮外琅琅蘭爲襟兮荷
爲裳戢鋒鉞兮秘芬芳脫亂天之網兮解造物之韁余將
從之遊兮而後馳乎蓬萊之闕與登乎梧桐之岡

武夷山賦

以昇真元化十
六洞天爲韻

國朝鄭恭

遡菁華于際蟠萃扶輿之清淑播流峙之神奇炫武夷之
巖谷大王插漢以眷岑玉女臨波而莊肅城高鐵嶂嘒嘒
叢駢勒馬堯輦巖從列鐘模鬱壘而壁立鼓千蓋蓋而
繡簇競隱轡以崕峴紛覆疊而倚伏界九曲之清溪掛百
道之懸瀑澄泓齋滌紆餘洄澗倏蒸雷以訇灘旋微颺而
蹙殺遠逝長輪琮琤瀝灑峯激水而成蠟水兀峯而嚙麓
匯委折于三三布岩堯而六六爾其灌木蒼鬱異卉滋繁
羅峯森嶺懷崗軼樊披離乎流香之澗必第于小桃之源
况迺華平馥朱艸萋紫脫茂玉芝蕃負爛斐韡杳藹森尊

禮斗壇邊菱葑已忘乎秦漢齊雲峯畔楠櫟曷記乎朱元
彌望而藐茂盼蠻觸戲而薊蒺在岬翻爰有赤豹文熊立鶴
白猿鸛鵒鴟鵂鴟鴞駕鵠雲飛水宿壑宅巖存彫琢蔓藤
嵒刷蘋蘋於是清微冲佑紺宮爽塏以嵯峨唐曜立都琳
館軋塊而高下承倒景以開軒傍玉繩而結榭又有退谷
營居懸流作舍抱嶂含岫吐溪飲壩綵彤青碧各落低亞
選勝挾竒同背綿跨溫室則雪霰如春風簷則炎蒸却夏
咸超埃壘之混濁聿承靈灝以迎迓信澄慮而怡襟似登
仙而羽化是以子騫張湛之輩鐵笛玉蟾之倫或築昇真
之觀或潛毛竹之瀆止止有地默默相因飲沆瀣煉氣神

期絕世樂遺身漱飛泉之瀝液咀石衣之翰困水簾幔亭
之椒白雲碧霄之垠云吐納之彌久能冲舉而列直於戲
噫嘻綺岫丹巒粉堊畫棟霞笈雲籤鉛飛汞空人間天上
哀曲遺音綵幄同亭曾孫有衆渾莫覩其宴之重抑不逢
夫鶴之控翳已拔宅棲泊蓬壺何爲遺蛻尙依巖洞學仙
之志固偃蹇而願違藏棼之舟徒睥睨而意恫若夫隱屏
聳峙晚對峻嶒右迴仙掌左繚上昇殊尤間出賢哲躡輿
紫陽振武黃蔡丕承諸生隱求而觀善羣彥躡屩以擔簦
雅弘懿而明獻長漸摩而薰蒸禮園書圃仁侶義朋精舍
孔屹仰高式愚洪源九峯以嗣以續思紹萬卷不騫不崩

武夷賦鄭

春秋禱祠蘊藻豆登典型肅穆優愜冰兢誠鍾川嶽之靈
異爲後生之準繩者矣眺覽徘徊俛仰於邑乾魚之祀遠
自漢開玉簡之陳訖由宋給夫何百神之禮游加三公之
秩未及顧茲澗道周廻宕堯嵬岌弗鬱嶸冥窅寥洄滄洵
弗讓于苑之閬而圖之立又奚羨乎島之三而洲之十景
神區兮軫匹邁衆嶽兮獨妍羗同脈而異秉迺多姿而屢
遷翳蜿蜒于百二呈綺錯于萬千恂宵遠以錦翹欽天矯
而騰騫馳峭嶮之崎嶇赴漣漪之逝川乃命子墨而作頌
焉頌曰維山峩峩維水淵淵朝宗于海峻極于天圖燦文
錦精耀風烟蹟鎮南紀聲達八埏簡在上帝有開必先雨
賜順軌億萬斯年

武夷山賦

國朝何詩

崇山之南別有洞天千峯奇秀萬壑深旋懸澗妙其飛瀉
怪石喜其長蘚登高呼兮谷應溯流聽兮泉聲樹影蕭疎
澄綠水之錦簇碧落參差倒蒼崖之岫嶙山既空而月自
白雨已散而雲猶蒸獸絕跡兮危巢猶見棲鶴鳥倦飛兮
遠岫尙聽啼鵲煙光凝兮暮山之綠頻紫波漲平兮寒潭
之深且清葉落浮溪風來漪上猶飛舞花殘逐浪水流湍
處幾旋連朝暮騰霧兮羣峯沒爲一色晝夜克耳兮百鳥
載其好音壑漲巖衝蕩漾波光疑玉擁峯迴路闢改觀景
色滿眸凝碧水丹山長縈懷而入興高人逸士時濯足而

披襟遡講堂之理學景仰前賢瞻巖洞之遺蛻宛見高真
自孫之宴雖罷武夷之勝長存峯峯難以名狀曲曲可以
言傳若乃幔亭之雲任其舒卷玉女之鬢肆以颺颺大王
之昂霄聳壑天遊之架閣凌巔試劔石長存壯公孫之起
舞梳粧臺散後宛仙女之嫣然和合之巖壁淨換骨之水
珠濺虹橋撒斷兮脫凡塵其誰氏仙船架壑兮問停棹以
何年虎嘯一聲風送猿龍吟數口雨生煙鐵板之巖若屏
翰墨之石如拳凌霄峰上堪從露漱石泉中可聽湲金雞洞
鳴兮石磴而壁峭卧龍潭靜兮小綠而澄鮮昇日峯高惟
測暑御園茶熟可烹泉雲窩繞洞兮時隱而時現接筍懸

梯兮或斷而或聯靈巖一線猶窺管釣磯千丈已忘筌天
柱擎星衆蒼弁障日陰藏峯別大小而跨險城高分上下
而臨淵瀑布懸其潔白仙掌挹其清輕更衣臺上今月掛
而雲眠桃源洞口今水流而花妍登鼓樓之巖效三弄之
桓子撫鍾模之石奏九成於師涓石鼓峯高恍爭鳴於長
漢百花庄坦恒開媚於平林白雲時出岫馬月聽談禪三
教聳峯巒於流峙霞洲聞雞犬於村前擢歌於焉終罷遊
人所以流連騷人嗣賡於後哲彥載美於前終不若紫陽
之題詠更獨傾袖乎羣仙

武夷山賦

儀封張大中
丞觀風題

國朝倪天翰

維崇之南爰有洞天百千螺髻流峙亘綿賄銀河之飛瀉
屑玉汁之澄鮮驚蛟龍之翥斗響曲瀨之鳴泉銷治子之
摩鐵笈雷神之奧立景中天於積翠開宮殿而軒軒避秦
關之走鹿伊弟昆之姓篋錫嘉名曰武夷遂領袖乎羣仙
靈真都兮窟宅神姥遊兮蹁躑醉曾孫兮虹晏奏賓雲兮
管絃粵御昂而虎嘯兮飄飄乎揖大王而蜿蜒若乃幔亭
雲捲玉女鬟偏鐵板之岸聞遂翰墨之石如烟睇架壑之
虛舟舞金鷄而扣舷縱一蒂之所之觸潭底之龍眠空山
清兮月白鮫人泣兮珠濺釣磯之苔全濕竹嶼之絲半懸

徵丁蔡之來此茶薈之功未全豈吾君之所悉竭川谷而
漁畋每春日之載陽蟄草木而呼泉乃聖王之代作殘碑
鐫而悉蠲探隱屏於渡口儼洙泗之直傳至如平林杳靄
晚對高騫雲窩兮以上以下接筭兮亦斷亦聯中有結廬
卜築之遯翁兮裒六籍而丹鉛見仁智於山水忘觀善之
言詮雖其一時之棲託閱千載而炯然後之矩步於斯者
將不勝其攀緣歷止壑而懷仰止兮詎能覽矚乎山川自
茲以往爰有天遊更衣霞舉而雲穿仙掌桃源水流而花
嫣食胡麻於澗曲問魏晉以何年任漁子之類猜孰桑麻
之我先於是振衣乎高岡濯足乎清漣逍遙乎蒼屏稅駕

武夷題語 凡三條

明方以智

武夷以新都吳拭雜記爲長匡廬水在山外武夷水在山中有小桃源開三百畝從谿口縱身兩折入志亦不載人亦不知

黃綰曰人皆云大龍湫不知散水崖南溪道如庵亦所不知也

凡山不峻而武夷峻凡山不斷不奇而武夷斷所云水簾在九曲之上考亭詩至此而止然考亭之九曲以一首冒之陳霍童所云豈指此哉

武夷偶述 一條

國朝丁耀亢

武夷之異於他山者有三凡山多雜石土壘成峯茲山一石一峯千仞無纖土松竹蒙茸沿石而生一異也他山山水各爲一區此則石根壁筭各浸水中看山不用杖而用舟二異也凡山或排列或分聚此則峯溪相環九折萬狀山前以後山爲郭山後以前山爲障遠不半舍徃復不窮三異也山游者舟不如輿之曠輿不如杖之穩怯則忘高而視下貪則逐遠而失近貪者浮怯者淺虛心平氣乃與天遊其淺深所得與作詩讀書同

論遊武夷記

國朝金蘭友

請君子遊武夷皆有記記遊非記武夷也武夷山水非筆墨所能盡或云武夷片石如吳人假山一盆景而已夫以吳人玲瓏雕鑿卒不能一肖武夷則天下言武夷者誠莫能過不寧惟是亦有宿崑崙登泰岱極河源宿海之遊具如是六觀而未足盡武夷者如紫陽夫子讀書五曲至晚年更定誠意章句自謂寢食於此頗得山水之助最後作武夷記記具集中真人葛長庚蓬頭赤脚遍訪天下各山自鴈宕歸將仙去亦作武夷記記載山誌然二公亦自言其性之所近如夫子言樂山樂水各從仁知所見云爾蓋

山水有源流有肌理山水於人有夙契有神交昔鍾竟陵先生於武夷道上按圖作記謂武夷當以水簾爲托始夫水簾去武夷稍遠遊人鮮至然根柢自分水入關關之脊迤邐屈曲經數百折磅礴噴沫如蛟螭之沛雲衝蕩而下奔放於汀之九龍倒迴於歛津三千六百皆後復融結爲武夷而托始於水簾竟陵之言信也非竟陵有神交有夙契何以能溯流窮源若是卽言武夷片石已不知一片石散爲千巖分爲萬壑至山迴水抱恍惚萬狀極神工之巧畢文人之慧終無以相測也比登一覽亭千巖萬壑又止如盆景中一片石有相去邈若山河者有相屬如連理如

比翼者此中肌理誰則知之三山舊亭先生一登舟望遠
曰此峯背也沿溪而上如漁人既入武陵輒舍舟已復登
舟謂曩舟中望皆峯背者今當悉以廬山眞面目見嘻所
謂伊人溯洄得之矣非舊亭分肌析理何以神交夙契之
若是近者周載侏與予論練川吳君婁江方君兩記後有
作者弗可及已余曰不然兩記雄博典贍如數家珍如遊
五都市富矣然尺壁寸峯方各位置卽無所挂漏能於山
靈吻合否能無獺魚豺獸之譏否故記遊者但記其人記
其地記其年月與夫風雨晦明之景足矣若溯流窮源分
肌析理則必如竟陵舊亭而後可記山水且可與遊

茶考

明徐 燊

按茶錄諸書閩中所產茶以建安北苑第一壑源諸處次之武夷之名宋季未有聞也然范文正公閩茶歌云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僊人從古栽蘇子瞻亦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寵嘉則武夷之茶在前宋亦有知之者第未盛耳元大德間浙江行省平章高興始採製克貢創御茶園于四曲建第一春殿清神堂焙芳浮光燕賓宜寂四亭門曰仁風井曰通仙橋曰碧雲國朝寢廢爲民居惟喊山臺泉亭故址猶存喊山者每當仲春驚蟄日縣官詣茶場致祭畢隸卒鳴金擊鼓同聲喊曰茶發芽而井水漸

滿造茶畢水遂渾涸而茶戶採造有先春採春次春三品
又有旗槍石乳諸品色香不減北苑國朝罷團餅之貢而
額貢每歲茶芽九百九十觔凡四種嘉靖中罷守錢爍奏
免解茶將歲編茶夫銀二百兩解府造辦解京御茶改貢
延平而茶園鞠成茂草井水亦日涸塞然山中土氣宜茶
環九曲之內不下數百家皆以種茶爲業歲所產數十萬
觔水浮陸轉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於海內矣宋元製
造團餅稍失真味今則靈芽仙萼香色尤清爲閩中第一
至于北苑壑源又泯然無稱豈山川靈秀之氣造物生殖
之美或有時變易而然乎

繪幔亭圖題其上

明王時敏

丙寅秋杪曾以使事入閩長揖幔亭君因戲繪其接筍圖
以歸爲董思翁所許可而心實愧之從來遊武夷者至六
曲輒止若就中仙靈巧立荒門謫戶以斷隔凡址者假令
荷衣霞飯之士剝筍見尖其間奇詭當不勝收拾乃僅作
恒似之形耶今直指慎翁林公生長重丹疊碧中又深精
畫理顧徵圖於拙劣益猶過信宗伯緒言謂牟公鶴果舍
舞也不知見公墨瀋時小巫氣已索盡矣昔晁補之嘗作
畫寄人題其顏曰自嫌麥壘無佳思戲作南齋百里山陳
無已獨愛其蹟謂爲偃屋益代氣萬里若咫尺今請以陳

所稱者歸公而以晁所題者自處尙恐仙山繡悅未肯破
顏見許耳乙亥六月作於東疇之遠風圖

題王璽卿畫幔亭圖

明董其昌

昔承乏庶常以公事入閩遊武夷雲窩賦近體二律二十
餘年又宦遊延津時有元黃子以畫冊自隨雖過幔亭卧
遊而已王璽卿入閩乃爲此山傳神心所讓伏茲見贈慎
翁直指作不勝嘆賞